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4/947
8 August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4年8月8日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 谨请将人权监测/赫尔辛基会致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导要求停止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战争的呼吁(见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临时代办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附 件

1994年8月6日

人权监测/赫尔辛基向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导的呼吁

人权监测是美国最大的人权组织,本组织的赫尔辛基分部欢迎你们不久到美国访问。我们对贵国虽经1988年地震灾害、经济混乱、封锁而仍在民主方面有进展,留有深刻印象。但是我们极为关切地是亚美尼亚不承认军事参与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的部队都经常地造成严重伤害人权事件。外来部队参与这一冲突,不论是俄罗斯雇用军、阿富汗“自由战士”,或亚美尼亚军人,更使冲突扩大,苦难深重。

亚美尼亚政府正式否认有任何军队参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冲突,然而你1994年2月在伦敦说,如果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面临“种族灭绝”或“被强迫迁徙”,亚美尼亚共和国会军事干预。

亚美尼亚共和国前参谋总长安德里雅斯延将军1994年4月在接受人权监测/赫尔辛基会的采访时否认他部下有任何部队参与冲突。他还说现役士兵不准参加志愿军。

然而我们前往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纳戈内卡拉巴赫共和国”的一个月之久的访问看到亚美尼亚政府控制的部队是在参与战斗。从我们的发现可知,亚美尼亚的军事部队 - 不是志愿军 - 在阿塞拜疆1993年12月的攻势和亚美尼亚族1994年4月和5月的攻势期间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战斗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些部队往往是占领前线平静的地段或在交通线和补给区警卫,使较有经验的部队抽身进行攻势作战。也有报导说亚美尼亚的军队在1993年12月之前已经参与,特别是在1993年3月至4月攻击阿塞拜疆克尔巴贾尔省期间。

1994年4月,恰在亚美尼亚发动攻击阿塞拜疆的泰尔泰尔之前,人权监测/赫尔辛

基会的人员同从亚美尼亚坐汽车进入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士兵谈话。仅在一天之内,1994年4月17日星期日,人权监测/赫尔辛基会数到五辆满载士兵的“伊卡卢”客车进入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三辆在拉钦-斯捷潘纳克特路上行驶,一辆在阿塞拜疆的拉钦镇上停下,一辆一出亚美尼亚的戈里斯边境镇就爆了一个胎。我们同戈里斯镇上那辆客车上的几名士兵谈了话。他们都有新的AK-47式攻击性步枪。有的说是征兵。他们的军官起先否认是去卡拉巴赫,然后承认,但是辩称“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土地,必须保卫。”就在前一天,四辆客车开进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省城斯捷潘纳克特。那个星期稍后离开卡拉巴赫的其他西方记者报导说,看见八辆满载士兵的客车从亚美尼亚进入卡拉巴赫。士兵们说他们是征兵。1994年4月,《华盛顿邮报》记者史蒂夫·莱文报导说,在埃里温(Erevan)城外访谈了从五辆客车车队下来的士兵。他们说他们是去离阿塞拜疆戈拉迪兹不远的边境。

人权监测/赫尔辛基会今年4月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各处随意同士兵交谈。我们遇到的士兵有的确是志愿兵,“自由战士”,已经打了四五年的仗,其他士兵来自到亚美尼亚休假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军队;他们给我们看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军的军人证。但是在我们交谈的士兵中有不少的人,约30%是亚美尼亚共和国陆军中的征兵,他们或在卡拉巴赫作过战,或接到命令前往卡拉巴赫,或“志愿”前往 - 军官召集部队说祖国在危机中,要求他们志愿参加。这根本不能认为是“志愿”,尤其不能说那些征兵年龄的年轻士兵是志愿。

我们谈过话的一个士兵是37岁失业汽车司机,他是在1994年3月和4月亚美尼亚大征兵的时候被抓到。政府1994年3月27日通过第129号法令,规定45岁以下的男子受三个月复训。他说他不久要参加军事训练,然后会被派去卡拉巴赫。另一个征兵说,他在1993年4月曾被派去阿塞拜疆的拉钦地区,1994年1月至2月被派去收复克尔巴贾尔省奥马尔隘道区域。他在那里作战受伤。在埃里温养伤。一名士兵说,他是亚美尼亚军队的现役士兵,但是志愿去卡拉巴赫作战。他说他的单位(约600人)有一半是驻在克尔巴贾尔省。

我们还同阿塞拜疆戈布斯坦(Gobustan)附近阿塞拜疆军事监狱中的亚美尼亚战俘谈话。谈话是私下进行,没有阿塞拜疆官员的干涉。在那里收集到的资料也指明贵国政府在军事干预。

1994年1月22日,阿塞拜疆部队在克尔巴贾尔省查普利(Chaply)村附近俘到亚美尼亚共和国军以及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军的数名士兵。人权监测/赫尔辛基会访谈的士兵中有四个人 - 两人属亚美尼亚军,两人是俄罗斯驻居姆里(Gyumri)第127师的亚美尼亚裔士兵 - 说,他们是在运送亚美尼亚军一连士兵前往克尔巴贾尔附近前线时被俘。他们车队有一辆“卡马(Kamaz) 4310”和五辆“乌拉尔4320”重载卡车,在查普利村附近放下士兵后遭到攻击并被俘。卡车是驻在居姆里的俄罗斯陆军第127师的。所有的人都说,最初人家告诉他们是去亚美尼亚边境镇瓦尔丹尼斯(Qubatli)运难民,可是他们到了之后人家告诉他们前往镇外一个地方,接载一连亚美尼亚士兵,士兵都配有攻击式步枪、轻机枪、火箭榴弹。据说那些士兵属于亚美尼亚共和国陆军第555独立摩托步枪团(第59016单位)。

人权监测/赫尔辛基会在戈布斯坦监狱交谈的其他士兵也属于亚美尼亚陆军部队,不是志愿军。有一个士兵说,他是在开车载送电话线给亚美尼亚部队的时候于1993年9月19日在阿塞拜疆库巴特利(Qubatli)省坎利克(Khanlyk)村被俘。他说他是1993年初应征入伍,在亚美尼亚陆军通信第 32-277 独立部队服役,驻戈里斯(Goris),指挥官是Asadarian中校,另一个士兵是在阿塞拜疆在攻击菲祖利省阿卜杜勒曼利(Abdurahmanli)村的激战中于1994年1月6日被俘。他说他于1992年12月20日应征入伍,在戈里斯的第60-369部队服役,指挥官是Grigorian上校。他说,1994年1月Grigorian上校命令他的排上卡车开往阿塞拜疆的菲祖利省。另一个士兵告诉我们说,他刚刚因为偷窃罪服刑期满,出狱不久就因为他同警察争吵于1993年6月被征兵。他说他被征召后到驻在亚美尼亚埃奇米阿津的兵站服役。1993年8月,他被派去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哈德拉特(Hadrut),同去的是驻在埃奇米阿津的亚美尼亚陆军第83旅他的单位中若干士兵。在哈德拉特,他说他主要是做军车和仓库的警卫。他

于1993年8月底和一小队兵前往菲祖利附近收粮食的时候中埋伏被俘。

最可悲的见证,证明亚美尼亚政府参与了冲突,是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耶里勃鲁尔(Yeribluur)军人墓园,该墓园是埃里温的主要军人墓园,不过卡拉巴赫战死的人也埋在全亚美尼亚各地。墓园前有正式的军方仪队守卫,人权监督/赫尔辛基会曾看过一位西方记者拍的录相带,拍摄亚美尼亚军以正式军礼埋葬他们一位同志。但是部队的指挥官称他的部下是志愿军。我们1994年4月初访问墓园时,人家告诉我们约有420人葬在那里。我们粗略估计,约25%至30%是1994年葬的,其中大部分是征兵年龄的人(生年为1973至1975)。十天后再去耶里勃鲁尔发现约30个新墓。碰巧我们的计程车司机告诉我们,他的亲戚 Robert Gevorkian本是驻在墓园可以看见的机场附近内政部的某单位的上校,就葬在那里,他带我们看那个墓。司机说,Gevorkian上校经常带部队去卡拉巴赫作战。1994年4月,《纽约时报》记者雷蒙德·邦纳在访问耶里勃鲁尔后报导说,曾同几个家庭的人说话,他们是在埋葬在卡拉巴赫作战阵亡的亚美尼亚内政部士兵。

另一件使我们仍深感不安的是,对八名阿塞拜疆战俘1994年1月29日在亚美尼亚埃里温军人监狱中死亡,没有合理解释。虽然人权监测/赫尔辛基会曾两次写信向你呼吁,但是就我们所知,政府没有发表调查报告。

八个人是在被亚美尼亚军扣押时死亡。贵国政府起初说他们是在企图逃跑的时候被杀,后来说是在逃跑企图失败后集体自杀。亚美尼亚调查此案的军事检察官 Vagarshak Vardanian于1994年4月20日在同人权监测/赫尔辛基会讨论的时候说,八个犯人是在杀死一个警卫,夺了他的枪和16发子弹后几分钟内死的。据Vardanian先生说,犯人发觉他们逃跑的希望渺茫后决定自杀。Vardanian先生说,八个人都是一支手枪射死的。

独立的验尸资料却不支持Vardanian先生的说法。苏格兰敦提大学法医系 Derrik Pounder博士前往阿塞拜疆,对运返阿塞拜疆的死者尸首解剖。据Pounder博士说,从六个头部致命枪伤的人的伤痕看,他们是因集体执刑而死。Pounder博士承

认,并不能绝对排除集体自杀的可能。

人权监测/赫尔辛基会要求贵国政府不再派亚美尼亚政府军去参加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战争。这样的支持只会扩大战争。使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进行攻击。我们也再次要求对1994年1月29日八名阿塞拜疆战俘的死亡进行一次独立的调查,如果调查证实有违法行为,应惩罚所有方面的罪犯

执行主任

耶里·拉贝尔(签名)

- - - - -